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行水金鑑卷三十四

江南按察使傅澤洪撰

河水

明神宗萬歷二十年正月甲戌工科都給事中楊其休
言河臣潘季馴勦茂勞久嘔血骨立被言請告當允其
歸且泗城會勘議既杓鑿工亦旁午老成諳練如舒應
龍精心任事如呂坤二臣用一可以集事上命吏部知

之 二月戊申改南京兵部尚書舒應龍為工部尚書
總督河道管理軍務 三月庚辰南京兵部尚書舒應
龍疏辭總河新命上以黃河為梗淮水積澀著即赴任
會科臣勘議不允辭 四月己亥總理河道工部尚書
潘季馴奏臣領河事凡四任矣壯老於斯朝暮於斯耳
聞目擊稽往驗來總之水性不可拂河防不可弛地形
不可強治理不可鑿人欲棄舊以更新而臣謂故道必
不可失也人欲支分以殺勢而臣謂濁流必不可分也

去秋霖霖雨漲物議遂騰寧知漲必有消乎謹述人言之惑衆病河者詳解於後一謂黃水暴漲何不多濬支渠以殺之臣曰分流誠能殺勢然可行於清水耳黃水沙居其六分則勢緩沙停河不兩行自古記之藉勢行沙合之所以殺之也又議水漲暫開決口水落復塞豈曰無見但塞決難而費浩築減水石壩於桃源壩與地平水浮則洩與開決無異而水不能嚙石更無塞決之費不須另開矣亦謂舊河沙墊底高不若別覓新河為

得臣曰沙易停亦易刷即一河中溜處深緩處淺水合沙刷必無俱墊之理此淺彼深亦無妨運之事倘果底高則冬春水落當膠舟矣全棄故道即使得地鑿河力能濶二百丈深三四丈如故河否況數年而新者亦舊豈舊淤而新不淤乎禹治水曰疏濬決排亦第去其壅塞耳徐邳故泗沂道也禹貢導淮東會泗沂宋神宗時河決澶州合南清河會於淮南清即泗沂行之六七百年謂非黃河故道不可矣一謂禹治水以導而今治水

以障臣曰逆水性以壑鄰謂之障順水性以閑其溢謂之防水漲無隄必泛溢不循軌隄者正導之以入於海也禹貢九澤既陂四海會同何嘗不以隄哉或疑水愈高則隄愈增不知水雖漲亦止丈許且無旬日不消者則隄之高不過踰丈而已一謂昔年徐呂二洪怪石浮水面湍激如雷今皆無聲得非沙掩臣曰二洪體甚高沙能掩之是無徐州矣徐洪為主事郭昇呂洪為主事陳洪範劇石志記具存其時黃河決而二洪涸實天假

以成諸臣之功也若云石平而水不能刷沙則河長幾
二千里豈盡二洪激水所刷耶甚為諸臣冤耳一謂海
口沙塞以致河蓄不流臣曰黃河萬里別無分洩滔滔
迅溜何嘗少停大約伏秋長多消少冬春長少消多上
源雨多則長雨霽則消今海口塞則消於何往耶臣委
勘親閱並無淤梗一謂黃高於徐淮高於泗可不為之
所乎臣曰自開歸以至安東地皆卑於河不獨徐泗湯
遷亳仲丁遷囂亶甲遷相祖乙遷耿盤庚遷殷以避黃

也豈不憚煩宋景祐中泗州張守曾築護城隄三丈三尺以捍淮矣河之不能使卑如是去國之臣心猶在河亦自盡其犬馬之忱而已工部言季馴久熟河事極源委析利害言當不謬但運道民生所關宜行勘河科臣張貞觀及督河撫按舒應龍陳于陞等從公勘議以聞毋徒兩可調停以悞大計從之五月庚辰南京河南道御史陳邦科題黃淮水患隄不可恃水不可障欲除淮害須開瓦埠河以殺上流欲除黃害須多遙隄縷隄

諸埠口以殺下流欲禦高寶諸湖患須挑濬灣頭廟灣等處三工以歸之江海成大工者不惜費乞發帑銀濟用庶平成之績可奏工部言御史原官湖邑近復經行廉訪必真如挑濬修復先後科臣原有條議其開瓦埠河曾經覆勘中止而遙縷二隄多開閘口則諸臣所未及者乞行勘河科臣會同河漕部院確勘併覈工費以聞報可 庚寅總督漕運兵部侍郎陳于陞以御史王明論其濬河失策具疏乞罷工部言會勘河工于陞與

總河尚書舒應龍俱屬首事大臣以國事為急豈可因
言求退負任使宜命與鹽臣虛心共濟無拘小嫌從之
七月乙丑原任兵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萬恭卒
恭新建人由進士授南京吏部主事光祿太僕大理兵
部左侍郎巡撫山西總理河道考滿被言回籍卒於家
禮部請照遞減例與祭一壇半葬從之 八月乙未以

河道鉅任命改總理河道提督軍務職銜 丁酉勘河
給事中張貞觀題會總河尚書舒應龍總漕陳于陞巡

按御史高舉彭應參王明勘得淮黃同趨者惟海而淮之繇河達海者惟清口自海沙開濬無期因而河身日高自河流倒灌無已因而清口日塞以致淮水停蓄於時泗水上浸祖陵下墊民社近且漫及高寶興泰運隄亦苦衝決矣今據司道等議一闢清口之沙計費二萬有奇一分黃河之流計費三十四萬有奇清口有大挑之工又議常浚之後使不復淤也分黃於淮之上流先殺其勢也上流必於清口上十里去口不遠不致為運

道梗即少梗而力易圖也分於上復合於下衝海之力專也合必於草灣之下恐其復衝正河為淮城患也鮑家口王家營必塞者二決橫衝新河恐散溢無歸也兩岸俱隄以地勢東北下恐潰決則清沐海安之民不得即業也是役也費固煩而效亦廣若海口淺塞欲求浚治之策即潮汐莫窺其涯況可弛畚鍤哉惟全淮合黃東下或河身滌而漸深海口刷而漸闊亦事理所可必者工部覆議勘臣籌畫鑿金鑿金其工費通計三十六萬七

千有奇議支兩淮餘鹽兗州東昌河道銀南京蘆課等銀不足則撫按設處本月興工限明年六月報完命如議行 九月壬戌總漕侍郎陳于陞以時值倭警議將右布政司張允濟專理海防不必兼攝河務工科給事中劉弘寶等謂允濟昨已陞任特為河工請留今工完之奏未聞調移之章已上防河不效去而防海復不效將安去乎工部覆稱允濟河工依限完否正屬分別功罪之時似當移咨總河尚書舒應龍確議以聞詔可

明

神宗
實錄

是年河決狼旋磨濟二口蒙陰馬陵山水俱發邳宿

安東悉沈釜底

淮安府志

是年張朝端為濟寧兵使者兼治河時有議鑿性義

嶺者公相度川原謂鑿空而勞數十萬人之力損大

司農金錢非便慨然建議有三當謀八可已二可患

之說與總河大臣意忤杜門求去因調金衢道

焦竑撰鴻

臚寺卿張

公墓表

潘季馴字時良烏程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四十四
年由大理寺左少卿進右僉都御史總理河道與朱
衡共開新河加右副都御史尋以憂去隆慶四年河
決邳州睢寧起故官再理河道塞決口明年工竣坐
驅運船入新溜漂沒多為勘河給事中雒遵劾罷萬
歷四年夏再起原官巡撫江西明年冬召為刑部右
侍郎時河決崔鎮黃水北流清河口淤澱全淮南徙
高堰湖隄大壞淮揚高郵寶應間皆為巨浸河漕尚

書吳桂芳議復老黃河故道而總河都御史傅希摯
欲塞決口束水歸漕兩人議不合會桂芳卒六年春
命季馴以右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代之季馴以故
道久湮雖濬復其深廣必不能如今河議築崔鎮以
塞決口築遙隄以防潰決又淮清河濁淮弱河強河
水一斗沙居其六伏秋則居其八非極湍急必至停
滯當藉淮之清以刷河之濁築高堰束淮出清口以
敵河之強使二水並流則海口自濬即桂芳所開草

灣亦可不復修治遂條上六事詔如議明年冬兩河
工成又明年春加太子太保進工部尚書兼左副都
御史季馴初至河上歷虞城夏邑商丘相度地勢黃
河上流自新集經趙家圈蕭縣出徐州小浮橋極深
廣自嘉靖中北徙河身既淺遷徙不常曹單豐沛常
苦昏墊上疏請復故河給事中王道成以方築崔鎮
高堰役難並舉河南撫按亦陳三難乃止遷南京兵
部尚書十一年正月召改刑部季馴之再起也以張

居正援居正歿家屬盡幽繫子敬修自縊死季馴言
居正母逾八旬乞降特恩宥釋先是御史李植江東
之輩與大臣申時行楊巍相訐季馴力右時行魏痛
詆言者言者交怒植遂劾季馴黨庇居正落職為民
十三年御史李棟上疏訟曰隆慶間河決崔鎮為運
道梗數年以來民居既奠河水安流咸曰此潘尚書
功也昔先臣宋禮治會通河至於今是賴陛下允督
臣萬恭之請予之諡廕今季馴功不在禮下乃當身

存之日使與編戶齒寧不隳諸臣任事之心失朝廷
報功之典哉御史董子行亦言季馴罪輕責重詔俱
奪其俸其後論薦者不已十六年給事中梅國樓復
薦遂起季馴右都御史總督河道自吳桂芳後河漕
皆總理至是復設專官明年黃水暴漲衝入夏鎮壞
田廬居民多溺死季馴復築塞之十九年冬加太子
太保工部尚書兼右都御史季馴凡四奉治河命前
後二十七年習知地形險易增築設防置官建閘下

及木石椿埽綜理纖悉積勞成病三疏乞休不允二
十年泗州大水城中水三尺患及祖陵議者或欲開
傅寧湖至六合入江或欲濬周家橋入高寶諸湖或
欲開壽州瓦埠河以分淮水上流或欲弛張福隄以
洩淮口季馴謂祖陵王氣不宜輕洩而巡撫周寀陳
于陞巡按高舉謂周家橋在祖陵後百里可疏濬議
不合都給事中楊其休請允季馴去歸三年卒年七

十五

明史稿

是年總河潘季馴上隄防告成疏略云竊惟防河如防敵自古記之矣防敵則曰邊防防河則曰隄防邊防者防敵之內入也隄防者防水之外出也欲水之無出而不戒於隄是猶欲敵之無入而忘備於邊者矣且自古稱治水者莫過於禹而考之禹貢曰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先臣蔡沈釋之曰九州之澤已有陂障而無決潰四海之水無不會同而各有所歸陂障即隄也神聖如禹而尤不免致力於隄則舍隄之外

別無所以防河者矣臣於萬歷六年奉命治河即請
築遙隄以防其潰築縷隄以束其流八九年間河流
順軌故道晏然業有成效矣而歲久官更弊滋法弛
以河防為末務視隄工為贅疣一簣莫加萬夫閑曠
而車馬之蹂躪風雨之剝蝕河流之汙刷高者日卑
厚者日薄又何怪其東潰西決哉荷蒙我皇上授臣
以總理之權責臣以修復之事臣襪線微才固不能
別為新奇之策而管窺小見尤不敢為僥倖之圖惓

惓以隄防陳乞謬承俞命畢力仰承督率南直隸河
南山東司道等官將濱河一帶地方躬親荒度周爰
諮諏舊有而今圯者則議加幫舊無而宜有者則議
勑築遙隄約攔水勢取其易守也而遙隄之內復築
格隄蓋慮決水順遙而下亦可成河故欲其遇格即
止也縷隄拘束河流取其衝刷也而縷隄之內復築
月隄蓋恐縷逼河流難免衝決故欲其遇月即止也
防禦之法頗稱周備較之己卯告成之功更為詳密

而夏鎮河南山東往歲原未經理者皆一體增建矣
倘能歲守不失則河流自無衝決之患河不衝決則
故道晏然翕由順軌而運艘自無阻滯之虞矣但畚
土成隄原非鐵石稍不修葺便至傾頽歲歲修之歲
歲此河也世世守之世世此河也故歲修錢糧之設
徭編催募額夫凡以為河也而可置之虛糜閑曠之
地哉臣是以諄諄為申明修守之請也伏望天語叮
嚀嚴諭地方司道等官查照臣愚節次題奉欽依事

理每歲務將各隄頂加高五寸兩傍汕刷及卑薄處所一體幫厚五寸年終管河官呈報各該司道要見本隄原高闊若干今加幫共高闊若干司道官躬親驗覈開報總河衙門覆覈年終造冊奏繳不如式者指名叅究庶河防永固而國計民生俱有賴矣 又河工易惑浮言疏云臣潦倒無知久甘畎畝誤蒙我皇上拔之既棄之餘授以總理之任二三年間殫竭心力一應事體請自聖裁種種俱有成畫試有小效

矣尚有一二事宜理本如此而人言必不如此工本
難為而人情必欲強為若不早為勘議浮言不免蝟
興全河之工未必不由此而決裂也敢敬陳之夫鎮
口閘內為汶泗清流鎮口閘外為黃沁濁流平時清
濁相當內水外出頗順惟黃水一發則黃強清弱倒
灌入漕而河渠淤澱此理勢之必然者上源山陝以
西雨少則黃水易消而內水之出速上源雨多則黃
水難消而內水之出遲此又理勢之必然者自用河

為運以來灌塞之患無歲無之其年遠無卷及旋淤旋通者無論矣臣姑以嘉靖末年尚有卷簿可查者言之查得嘉靖四十一年二年黃水由大小溜溝會漕於夾溝驛南黃漲漕淤糧艘阻滯該總河都御史王士翹行徐州領夫挑通嘉靖四十四年大小溜溝淤斷該總河陳堯行徐州一面挑濬一面起剝前進隆慶元年黃河南徙秦溝會漕於梁山之北淤塞無異溜溝該總河尚書朱衡行徐州洪分司督夫挑濬隆

慶二年黃河衝塞濁河改至茶城與漕交會茶城之
稱自此始隆慶三年茶城淤閣重運該總河都御史
翁大立具題要從馬家橋經地浜溝至徐州子房山
下另開新河以避茶城之淤續因黃落漕通前議隨
寢隆慶四年茶城填塞八里內水漫由張孤山東衝
出翁大立具題就與張孤山開河本年冬本河復塞
仍將茶城挑通原議隨寢隆慶五年茶城淤淺該臣
先任總河行委經歷韓柏部夫常川撈濬運艘賴以

無阻隆慶六年茶城淤阻該總河萬恭行司道疏濬
通行萬歷元年八月茶城淤塞該工部題行總河衙
門設法挑濬萬歷二年黃水倒灌淤漕三十餘里該
總河傅希摯集夫挑濬前給事中吳文佳題將翁都
御史原議馬家橋出子房山開河一道行傳都御史
勘得子房山前蝦蟇山西俱有伏石馬家橋一帶俱
係水占難以議開前議遂止萬歷三年十一月內黃
水大發茶城淤塞十里調夫挑通萬歷四年茶城淤

淺糧運艱阻復開張孤山東以冀此塞彼通至萬歷五年二河俱淤復開茶城正河通運萬歷六年茶城淤淺徐州道叅政游季勲築過順水丁頭壩一十六道東水衝刷萬歷七八九十等年淤塞尤甚至十一年間該中河郎中陳瑛議呈漕撫尚書凌雲翼改漕河於古洪出口即今之鎮口閘河也初建內華古洪二閘遞互啓閉淤難深入而去黃河口僅一里挑濬甚易人頗便之萬歷十五年秋黃水大發河與閘平

而棍徒段守金私受民船重賄將牛角灣掘開黃水
迸入淤塞甚遠議者欲復歸德府丁家道口故道使
黃水盡出小浮橋以免濁河內灌該勘工都給事中
常居敬看得閘河出口無往而不會黃則無往而不
受淤豈從濁河則淤而出小浮橋則否耶具疏題寢
請於古洪閘外添設鎮口一閘去河僅八十丈縱有
沙淤挑濬尤易蓋深知清黃交接之處難免淤灌故
不得已而為易濬之計良有以也今之議者不察水

勢不鑒往昔偶見於塾議論風生如臣昏庸無足論
矣向來總河諸臣豈無一人高才朗識者乎而卒無
如之何也大小溜溝淤矣改而為梁山北淤亦如之
梁山北淤矣改而為茶城淤亦如之茶城淤矣改而
為張孤山東淤亦如之張孤山東淤矣復改而為茶
城淤亦如之茶城復淤矣改而為古洪淤亦如之勞
民傷財畢竟無益所幸郎中陳洪都給事中常居敬
先後勅築三閘遞互啓閉而挑濬始易計無出於此

矣臣又查得萬歷十六年閏六月內該臣題為清黃
交接處所濁流倒灌易淤懇乞特降綸音以嚴閘禁
事要將古洪等閘每遇黃水暴發即下板以遏濁流
之橫黃水消落則啓板以縱泉水之出比照清江浦
三閘啟閉之法刻石金書豎立各閘俾知畏忌等因
題奉聖旨是各閘啟閉嚴約俱依擬有勢豪人等阻
撓的照淮安閘壩事例即便拏問枷號干碍職官指
名叅奏欽此倘如所題何至於淤澱而王程難稽客心

難挽閘上官牌力難阻遏每照常居敬原題三閘遞互啟閉之法通放船隻縱有淤淺不過八十丈旋濬旋放亦無難者至於運艘入口大約俱在孟夏以前水未大發淤亦不久或少加撈濬之工必無阻滯舍此之外別無他策如謂鎮口逼近濁河故易灌塞要得別尋一道則邳州之直河離濁河二百里矣而何其淤也宿遷縣之小河口去濁河三百餘里矣而何其淤也清河縣之清口去濁河五百餘里矣全淮之

力十倍於漕何以黃發即澀而每歲初伏通濟閘外
捲築輒壩以防其倒灌也要之黃強清弱隨處相接
則隨處倒灌隨處淤塞總之不出科臣常居敬所云
無往而不會黃則無往而不受淤兩言盡之矣似不
必過為紛更也但人情不見其形未信其影必須勘
議以杜後言此其一矣臣又查得濱河州縣河高於
地者在南直隸則有徐邳泗三州宿遷桃源清河三
縣在山東則有曹單金鄉武城四縣在河南則有虞

城夏邑永城三縣而河南省城則河高於地丈餘矣
惟宿遷一縣已於萬歷七年改遷山麓其餘州縣則
全恃護城一隄以為保障各處久已相安並無他說
惟徐州則議論稍多其故有二一以山陝久旱之後
連歲雨水頗多伏秋不免加漲觀者不考其源而惟
歸罪於河固無怪其然矣一以前歲十一月間知州
張世美初任未諳為義民官盧泰所愚開隄放水遂
忘築塞消凌水發黃水灌入內濠侵及街衢地方官

民不歸罪於知州張世美與義官盧泰而惟歸罪於河至有謂護隄與城平者有謂泉從地湧者夫護城石隄自昔有之非一二年間所築者則河之原高於地可知矣且隄高不過丈餘遂謂與城相平城何若是其卑耶徐州為邳睢上游徐州而水平隄隄平城也則迤南一帶州縣皆陸沉矣有是理哉且黃河入伏始漲秋杪漸消冬春則涸隄外露有沙灘非經年淹浸者近該徐州於去年十一月間揭稱河水已消

再過數日內水可放臣近又令人視水將及址矣今
稱入冬黃水尚與隄平則伏秋又將何如耶至於隄
內之水蓋因盧泰灌放頗多兼之去歲雨雪甚頻徐
民不善車戽一時難於消涸若謂泉從地湧則城中
之水宜乎與外河相平即護隄無所用之矣何待盧
泰放灌之後方有水耶非臣所能解也然臣有治河
之責凡可圖維即宜曲處不必問其人言之有無也
臣已行徐州道將城中窪地用土墊高仍一面撥夫

車戽復查最低之處開洩自去年九月以來向在料理不敢弛墮但為今之計惟有戽城濠之水使內水可洩固護城之隄使外水不入正盧泰之罪以警將來或加高徐城數尺以防不虞此則事理之所當為而人力之所可為者也舍此惟有比照宿遷縣事例遷城而已蓋所患者惟徐城之積水於運道原無阻碍若必欲卑黃河伏秋之水以就徐城之地則天地氣候之自然恐非人力所能強遏者勞民傷財之事

或從此起矣人情厭舊喜新臣言終不盡信臣在自當力諍必不依違第今衰病已劇死有日矣獨念臣從事此河已歷三朝犬馬戀主之情豈肯以將去而遂置此河於度外耶伏望敕下該部轉行該地方巡撫及各差御史會同總河衙門督行徐州道副使陳文燧或添委海潁二道中河夏鎮二分司逐一勘議如有別策使漕黃交接之處可免淤灌之患徐州城外之水可免暴漲之虞不妨從長計議如必不可當

仍舊貫毋徇人情毋拘成說務求經久可行之道不
為勞費無益之工則事體畫一而浮言可息矣

河防
一覽

行水金鑑卷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行水金鑑卷三十五

江南按察使傅澤洪撰

河水

萬歷二十年總河潘季馴上併勘河情疏云臣自嘉靖四十四年至今以河事君父者凡四任矣壯於斯老於斯朝於斯暮於斯或采之輿情或得之目擊或稽之已往或驗之將來水有性拂之不可河有防弛

之不可地有定形強之不可治有正理鑿之不可故
厭常者每欲棄舊以更新而臣則以為祖宗二百餘
年之故道必不可失也泥成說者每欲支分以殺勢
而臣則以為黃河之濁流必不可分也臣執此以治
河者前後一十二年矣而不意去秋霖霖連月河水
滔天物議遂騰牢不可破夫當伏秋暴漲之時兩河
並高人言無足怪也而寧知漲之必有消乎以方漲
之河而律之旋消之後不可也人見其水盈及隄輒

謂隄可棄也而寧知防潰則水泛外洩則中乾不數日而水落岸出河安如故固隄所以存河乎行者止見其漲而不見其消談者不聞其消而惟聞其漲一人言之百人從而和之若謂水之有漲無消而冬春之河猶然伏秋之河也不知其大有不侔者耳倘觀其漲復觀其消則全河之形勢皆在目中自無臆度之說矣臣已去矣墓木拱矣何敢以筆舌與人爭曲直哉且議者原無怪臣之心見者言其所見聞者言

其所聞凡以為國也臣器局拘攣才識短淺非兩河之故道不敢循非先哲之成規不敢蹈曾不能別輸一籌以新天下之耳目臣亦自憎其無當矣而况於人乎但慮天下之事議論多者成功或毀興作侈者工費自煩支離勝者正道必廢有宋竭天下之財力以事河而國以大敝卒之橫潰決裂不可收拾者職此故耳故敢備述人言之最易惑衆最能病河者逐一詳解於後伏望我皇上俯垂鑒照 一議者謂水

勢宜殺黃水暴漲何不多濬支渠以殺之乎臣曰此
分合之說正所當辯也分流誠能殺勢然可行於清
水之河非所行於黃河也黃河斗水沙居其六以四
升之水載六升之沙非極迅溜湍急則必淤阻分則
勢緩勢緩則沙停沙停則河飽飽則奪河河不兩行
自古記之藉勢行沙合之者乃所以殺之也又謂水
漲之時暫開決口以分其流水落復塞此言誠似有
見但塞決如升天之難費亦不貲臣於萬歷八年築

有崔鎮徐昇季太三義肆減水石壩於桃源縣遙隄中壩與地平水浮則洩此與開決之說無異而水遇石止難於深刷可無奪河之虞水落歸漕壩復如故可免塞決之費此外不須另開決矣 一議者謂舊河沙墊底高不若另覓新河之為得也臣曰沙固易停亦易刷即一河之中溜處則深緩處則淺水合沙刷必無俱墊之理此淺彼深亦無妨運之事人見伏秋水高輒歸罪於沙墊殊不知此水高於面非沙高

於底也如使河底果為沙墊則冬春水落岸出之時
舟膠不能行矣且去秋蘇松報稱水溢入城七尺湖
廣報稱公安等處隄為深淵亦豈以沙墊底高而然
乎藉令因此而欲棄故道別鑿新河無論其無所也
即得便宜之地而鑿之人力能使闊百丈以至二百
丈深二丈以至三四丈如故河乎即使能之將置黃
河於何地乎如不可置則行之數年新者舊矣河何
擇於新舊舊則淤新則不淤非臣之所能解也且禹

之治水九河曰疏濟漯曰淪汝漢曰決淮泗曰排傳者曰疏通也淪亦疏通之意排決皆去其壅塞也蓋天地開闢之初即有百川四瀆原自朝宗於海禹但去其壅塞以復天地之故道耳凡民知識不逮神禹遠甚乃欲棄故從新乎議者又謂徐邳非黃河之故道也然獨非泗沂之故道乎禹貢所謂導淮自桐柏東會於泗沂即此河也志稱宋神宗十年河大決於澶州合南清河而會於淮南清河者即泗沂也行之

六七百年是亦黃河之故道也 一議者謂賈讓有

云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之兒
啼而塞其口故禹之治水以導而今之治水以障何
也臣曰昔白圭逆水之性以鄰為壑是謂之障若順
水之性以隄防溢則謂之防河水盛漲之時無隄則
必傍溢傍溢則必汎濫而不循軌豈能以海為壑耶
故隄之者欲其不溢而循軌以入於海正所以導之
也考之禹貢云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傳曰九州之澤

已有陂障而無決潰四海之水無不會同而各有所歸則禹之導水何嘗不以隄哉議者又謂水愈高則隄愈增不將隆隄於天乎臣則曰若謂河水有長無消耶亦豈以隄外即水耶隄外為灘灘外為河平時水不及灘隄若贅疣伏秋異常之水亦止丈許始逾灘而及隄然或三日或五日或七日或旬日即復歸落於漕隄之高者不過踰丈何能隆之於天也至如俯闕城郭之說有目者所共覩不必辨矣 一議者

向謂昔年徐呂二洪怪石嶙峋上浮水面湍激之聲如雷如霆舟觸之必敗今皆無聲得非沙掩其上而然乎臣曰二洪本體甚高沙能掩之是無徐州矣徐州洪為主事郭昇戴鼇陳穆先後創鑿志所謂翻舟等石悉去無餘又云盤距橫突隱見於波濤之間激飛湍而鳴雷霆者剗削殆盡是也呂梁洪為主事陳洪範所鑿先臣大學士徐階記中所稱獐利如劒戟之相向虎豹獅象之相攫犬牙交而蛇蚓蟠者怪石

盡去舟行如出坦途是也自諸臣鑿平之後往來更無覆溺之患厥功甚大蓋此時偶因黃河他決二洪為涸天假之便以成諸臣之功而不知者遂謂洪為沙掩耳又有病其剗鑿之後水不漱石故不能刷沙則誤矣夫水之激石止在水面豈能刷及河底之沙且自河南至雲梯關海口幾二千里惟徐呂五十里內有此二洪縱能刷沙豈能刷及二千里耶不以諸臣為功而以為罪寃哉 一議者謂雲梯關海口沙

塞以致兩河停蓄不流有之乎臣曰黃河自星宿海
經崑崙山萬里而來俱從雲梯關出海並無他處分
洩海口果塞兩河豈有不停之理但自春徂冬自朝
及暮滔滔東下迅溜湍激何嘗有一息停蓄如其停
也則水當有長無消矣乃朝而長暮而消或今日長
明日消消有多寡有遲速然必無長至旬日而不消
者而大分則伏秋長多消少冬春長少消多上源雨
多則長雨霽則消此一定而不可易者海口既塞則

所消之水何往耶臣往歲嘗親至雲梯關閱視海口
深闊人言付之一笑萬歷十九年十月臣復行府親
往海口踏勘得雲梯關以下自夾套至十一套面
闊三五七八里及十里不等水深一丈五六尺及二
三丈不等滔滔迅駛原無隘窄至云對口有橫沙一
段在四十里之外望之不見潮長上可行舟潮退尚
深三四尺人言自來如此並無淤梗及又查得各套
俱不通海等因在卷料想之語未足深聽 一議者

謂黃高於徐淮高於泗可不為之處乎臣曰不能也
非不為也自河南開歸以至淮安之安東其地皆卑
於河不獨徐泗為然也如黃而可卑則湯遷於亳仲
丁遷囂河亶甲遷相祖乙遷耿盤庚遷殷凡以避河
也而何其不憚煩如此也淮而可卑則宋景祐三年
泗州張守不必築護城隄三丈三尺以捍之矣此載
在志傳中可考也如有能卑河以就地者臣當其辜
何敢辭哉以上數端言若有理而聽之不覺其深信

事若可從而行之必至於病河臣身雖已去國臣心猶在此河故敢不避煩瑣而復為嘵嘵如此亦自盡其犬馬之心耳不敢必其見亮於人否也伏乞聖裁

奉旨工部知道

此疏已略見實錄以其芟節未當故詳載於此以上奏疏

或有問於馴曰沙墊底高之說何如馴應之曰河底甚深沙墊則高然以論於旁決之時則可非所論於河水歸漕之後也蓋旁決則水去沙停其底自高歸漕則沙隨水刷自難墊底但沙最易停亦易刷即一

河之中溜頭趨處則深平緩處則淺此淺彼深總不出我範圍此挽水歸漕之策必不可緩而欲挽水者非塞決築隄不可也宋臣蘇軾呂梁詩云坐觀入市巷閭井吏民走盡餘王尊歲寒霜重水歸壑但見屋瓦留沙痕則彼時黃河之水固嘗入市而河流之沙高於屋矣自宋迄今墊而疏疏而墊者不知其幾豈可以此而遂欲棄故河哉故沙墊底高者乃故道難復之根而故道難復者乃別尋他道之根此說最為

膏肓之疾治河者宜審之 或有問於馴曰河以海
為壑自海嘯之後沙塞其口以致上流遲滯必須疏
濬或別尋一路另鑿海口之為得也馴應之曰海嘯
之說未之前聞但縱有沙塞使兩河之水順軌東下
水行沙刷海能逆之不通乎蓋上決而後下壅非下
壅而後上決也馴嘗親往海口閱視寬者十四五里
最窄者五六百丈茫茫萬頃此身若浮早暮兩潮疏
濬者何處駐足若欲另鑿一口不知何等人力遂能

使之深廣如舊假令鑿之易矣又安保其海之不復
嘯嘯之不復塞乎舊則塞新鑿者則不塞非馴之所
解也 或有問於馴曰河由草灣入海何如馴應之
曰河由淮城北西橋地方入海此故道也嘉靖三十
年間河忽衝開草灣而西橋正河遂塞連都御史塞
之不得未幾自塞河復歸故道今於萬歷十六年河
水仍歸草灣而故河復淤淮城之民恃以安枕矣查
草灣六十里至赤晏廟復歸正河似亦無碍但正河

之面三百餘丈草灣闊僅三分之一譬之咽喉狹小
吞嚥不及則徐邳之水消洩未免遲滯此則可慮耳
今欲挽歸正河人力亦可施者而青江浦一帶居民
方恃正河之塞為安人情難於重拂而以水勢度之
二三年間恐當復歸正河姑俟之可也 或有問於
馴曰黃淮原為二瀆今合而為一矣而自崑崙千溪
萬派如涇渭沁汴諸河與山東諸泉復合之又何怪
其溢也為今之計莫如多穿支河以殺其勢何如馴

應之曰黃流最濁以斗計之沙居其六若至伏秋則水居其二矣以二升之水載八升之沙非極汎溜必致停滯蓋水分則勢緩勢緩則沙停沙停則河塞河不兩行自古記之支河一開正河必奪故草灣開而西橋故道遂淤崔鎮決而桃清以下遂塞崔家口決而秦溝遂為平陸近事固可鑒也問者曰禹疏九河何如馴曰九河非禹所鑿特疏之耳蓋九河乃黃河必經之地勢不能避故仍疏之而禹仍合之同為逆

河入於海其意蓋可想也然則如賈讓所云多穿漕渠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可乎馴曰此法行於上源河清之處或可若蘭州以下水少沙多一灌田中禾為沙壓尚可食乎然則淮清其可分矣馴曰引淮而西其勢必與黃會引淮而東則與決高堰而病淮揚無異也蓋河水經行之處未有不病民者向有欲自盱眙鑿通天長六合出瓜埠入江者無論中亘山麓必不可開而天長六合之民非我赤子哉且所藉

以敵黃而刷清口者全淮也淮若中潰清口必塞運
艘將從何處經行弗之思耳 或有問於馴曰治河
之法凡三疏築濬是也濬者挑去其沙之謂也疏之
不可奚不以濬而惟以築乎馴應之曰河底深者六
七丈淺者三四丈闊者一二里隘者一百七八十丈
沙飽其中不知其幾千萬斛即以十里計之不知用
夫若干萬名為工若干月日所挑之沙不知安頓何
處縱使其能挑而盡也隄之不築水復旁隘則沙復

停塞可勝挑乎以水刷沙如湯沃雪刷之云難挑之
云易何其愚何其拘也問者曰昔人方舟之法不可
行乎馴曰湍溜之中舟難維繫而如飴之流遇坎復
盈何窮已耶此但可施於閘河而非所論於黃河也
或有問於馴曰淮不敵黃故決高堰避而東也今
馴復合之無乃非策乎馴應之曰禹貢云導淮自桐
柏東會於泗沂東入於海按泗沂即山東汶河諸水
也歷徐邳至清口而與淮會自宋神宗十年七月黃

河大決於澶州北流斷絕河遂南徙合泗沂而與淮
會矣自神宗迄今六百餘年黃淮合流無恙乃今遂
有避黃之說耶夫淮避黃而東矣而黃亦尋決崔鎮
亦豈避淮而北乎蓋高堰決而後淮水東崔鎮決而
後黃水北隄決而水分非水合而隄決也問者曰茲
固然矣數年以來兩河分流小潦即溢今復合之溢
將奈何馴曰水分則勢緩勢緩則沙停沙停則河飽
尺寸之水皆由沙面止見其高水合則勢猛勢猛則

沙刷沙刷則河深尋丈之水皆由河底止見其卑築隄束水以水攻沙水不奔溢於兩旁則必直刷乎河底一定之理必然之勢此合之所以愈於分也 或有問於馴曰隄以遙言何也馴應之曰縷隄即近河濱束水太急怒濤湍溜必至傷隄遙隄離河頗遠或一里餘或二三里伏秋暴漲之時難保水不至隄然出岸之水必淺既遠且淺其勢必緩緩則隄自易保也或曰然則縷可棄乎馴曰縷誠不能為有無也宿

遷而下原無縷隄未嘗為遙病也假令盡削縷隄伏
秋黃水出岸淤留岸高積之數年水雖漲不能出岸
矣第已成之業不忍言棄而如雙溝辛安等處縷隄
之內頗有民居安土重遷姑行司道官諭民五月移
住遙隄九月仍歸故址從否固難強之然至危急之
時彼亦不得不以遙隄為家也問者曰縷不去則兩
隄相夾中間積潦之水或縷隄決入黃流何處宣泄
馴曰決可入水亦可出水水落之後放水歸漕無難

也縱有積滂秋冬之間特開一缺放之旋即填補亦
易易耳若無格隄處所積水順隄直下仍歸大河猶
不足慮矣 或有問於馴曰遙隄之築是矣而直河
至古城一帶何以不築馴應之曰此地俱隸宿遷內
有駱馬侍丘等湖湖外高岡環繞乃天然遙隄也黃
水暴漲則灌入諸湖黃水消落則諸湖之水隨之而
出已經題覆如後不敢贅也問者曰桃清二縣之北
亦有諸湖聯絡何以築之馴曰湖與宿同而湖外皆

係窪地水從五港灌口出海故崔鎮一決而桃清遂
涸此則與宿異耳問者曰止築北岸而南岸自馬廠
坡而下何以不築馴曰此處岸外即係淮河勢能敵
黃黃水泛濫未免灌入黃落仍歸故渠不能奪河故
不築也 或有問於馴曰兩隄並峙重門禦暴又何
需於減水壩也與其多費以築減水之壩寧若留決
之為愈乎且與支河何異也馴應之曰防之不可不
周慮之不可不深異常暴漲之水則任其宣泄少殺

河伯之怒則隄可保也決口虛沙水衝則深故掣全
河之水以奪河壩面有石水不能汕故止減盈溢之
水水落則河身如故也俱建於北岸者欲其從灌口
入海也問者曰今四壩何以不洩水也無怪乎議者
之欲毀也馴曰初創之時伏秋水洩喧聲若雷日久
河深深則可容異常之水何嘗不洩特不常也且所
謂減水壩者減其盈溢之水也不溢則已何必減為
留之以待異常之水可也今將常給事勘覆原題附

載一停拆三壩以保成功查得萬歷七年該總督潘經畧兩河塞決固隄慮縷隄束水太急恐有奔潰也遠創遙隄以廣容納又慮遙隄涓滴不洩恐有齒刷也初建滾水壩以便宣洩崔鎮徐昇季太等壩皆因地勢卑下使水易趨原以防異常之漲非以減平漕之水也數年以來束水歸漕河身漸深水不盈壩隄不被衝此正河道之利也議者欲將三壩拆落用心良苦職量得崔鎮壩石頂去地僅二尺八寸視遙隄

低七尺徐昇壩石頂去地僅二尺五寸視遙隄低七尺三寸季太壩石頂去地僅二尺視遙隄低八尺三壩臨水河岸離水面各八九尺一丈不等較之三壩各高三四尺不等是河岸甚高石壩原低每遇伏秋水高於岸即從各壩滾出其不得出壩者乃不得出岸者也欲分水勢壩可拆矣一帶河岸可盡削耶據鄉民畢九臯馮吉趙倫等訴稱壩外水鄉漸成膏腴逃徙之民近方歸業若欲將壩改拆二層是為無壩

先年河從此決又可虞矣酌之事勢仍舊為便已經

工部覆奉欽依

以上河
識辨惑

淮南險要清江浦內外河相隔僅得一線之地最為
喫緊况黃河自清河縣出口由西射東勢甚湍急然
埽灣迎溜之處不過一百五十丈止是捲築鷄嘴六
道每道相去二三十丈不等阻隔來流復於鷄嘴中
間捲埽護岸即可支持然倉卒措辦未免張皇莫若
於冬春之間捲築大埽幫護老隄埽外深下密椿內

用兩笆兩蓆以護埽亦如歲防高堰之法自可無虞
濟清河而下黃淮二竇交疏注海越五十里一大折
於淮郡之西橋又三十餘里一大折於徐家壩其衝
激怒號之勢無異西橋前此治者屢壩屢壞為與水
爭尺寸耳今議棄舊址只營月壩去水稍遠令無湍
激外護椿埽用實壩基事省功倍良得策也每歲派
撥官夫預備物料伏秋將屆專責山陽令督管河主
簿不時巡視少有圯壞輒先綜理年復如斯斯永賴

也 自清江浦起由柳浦灣至高嶺止共隄一萬六千九十一丈近又加至戴百戶營止共隄八千一百五十六丈向來置之若棄萬歷十三年范家口一決淮城幾為魚鼈工費不貲復還故物今已增設大使一員夫五百名專守一帶隄岸乃淮安城北外捍殊為喫緊如有汕刷隨宜修補倘遇大有損動即於隄內有產之家量起夫役相幫修築伏秋之時選撥省祭陰醫等官畫地分守仍須預備樁草繩葦之類各

安置要害處所以待不時之需每歲冬春之交即預行申飭山陽縣掌印官可也目今河由草灣正河俱淤殊不足慮然河性不常一旦忽歸正道修守之法

仍須志之

以上河防險要

淮北險要碭山縣舊縷隄原因傍隄取土以致隄根成河每上流劉霄等口漫溢則直灌隄河壅激衝撞縷隄坐此不支今棄此隄於不用而另幫近年所築月隄已為得策又慮縷隄決則月隄亦危且碭山居

豐沛上游碭隄乃豐沛外戶外戶失守則堂奧隨之
故復徬黃河順水壩之意於單碭接界處築斜長大
壩一道長千餘丈使上流漫溢之水循壩徑歸大河
不得迫縷隄以危月隄試有成效宜加意此壩冬春
撥夫幫培伏秋倍夫防守此保全碭豐沛一帶隄防
關鍵也 豐縣邵家大壩乃斷絕秦溝舊路最為喫
緊今已倍幫高厚又接長數百丈每歲宜摘調徐北
隄夫赴此加修加守若日後夫役錢糧有餘再於華

山斜築大壩直至樓子集將秦溝濁河二口俱斷則全勝之策也但壩須高大斜向東南勿令兜水乃可經久姑識之以俟將來徐州東岸南去十餘里有狼矢溝又東十五里許有磨臍溝每歲黃水暴漲則從狼矢溝直下至磨臍溝洩出赤龍潭經鰻蛤諸湖駱馬湖出宿遷董陳二溝嘉靖年間全河俱從此出而兩洪正河俱為之奪萬歷七年已於本溝築遙隄一道而地形甚卑水入囊底隨復衝決遂議築減水

石壩一座余郎中親往視之不可而止今此議尚存
馴躬率中河沈郎中往視之地形較之河口卑數丈
黃河暴漲之時必至逾隄漫流豈肯循軌入壩徐
州之房村牛市口黎林鋪李家井靈壁之雙溝曲頭
集栲栳灣睢寧之馬家淺王家口白浪淺何字鋪邳
州之匙頭灣張林鋪沙坊等處皆係埽灣急溜先年
屢經衝決最為要害今雙溝一帶已議棄縷守遙矣
其餘每歲冬春間務及時詳加勘議應護埽者急護

應築磯嘴壩者急築若水既發則難施工矣水發之後尤須倍嚴防守司道府官俱當不時巡閱矧濱河田地每利於黃河出岸淤填肥美奸民往往盜決蓋勢既埽溜止須掘一蟻穴而數十丈立潰矣凡此等處夜防尤不可懈識之慎之 雙溝棄縷守遙固為得策但恐漲水直至峰山未免分流今於邳州對河羊山龜山土山相接處創築橫隄長四百八十丈縱有順隄之水遇格即返仍歸正漕自無奪河之患此

隄雖係睢寧縣地方然去邳州不遠專責該府掌印
管河官時加督閱培築之工勿怠勿忽 防禦之法
格隄甚妙格即橫也蓋縷隄既不可恃萬一決縷而
入橫流遇格而止可免泛濫水退本格之水仍復歸
漕淤溜地高最為便益今於南岸房村單家口雙溝
馬家淺新安峰山等處俱築格隄一道併羊山橫隄
共七道倘歲歲增修高厚可永無分流奪河之患矣
俟工力有暇再為增築北岸亦倣而行之多多益善

也 歸仁集隄所以捍禦黃水睢水湖水使不得南射泗州并攻高堰而又遏睢水湖水使之併入黃河益助衝刷關係最為重大每歲三月間即當撥洪夫二百餘名協同本隄夫併力修護隄下宜密栽茭柳以搪風浪其水浸隄根稍深處即預下護埽一二層椿笆欹朽者務逐一掘換填築內四鋪以至九鋪尤為危險工宜倍之每歲冬春宜多運椿檠繩草分貯各鋪其管河主簿督令專駐本隄以便督率然其索

簫則又在小河口之通塞蓋小河通則睢水徑入黃河而歸仁之水減半其藩籬則又在耿車時兒灘一帶之隄蓋此隄高厚堅固則睢水不能漫入埤子等湖而小河常通矣故上自高阜下至時灘皆當接築長隄歲加修守且密栽茭葦等以護之蓋修守此隄即所以修守歸仁也况小河常通則靈睢宿遷積水得泄而沮洳漸成膏腴舟行徑直免犯湖險而小民便於販易為地方利又非淺鮮也司河者宜加意促

成之 桃源縣地方有馬廠披橫隄長七百四十六丈蓋慮黃水大漲則從此入淮而淮為之淤淮水大漲則從此洩出而清口流弱故特築橫隄一道以遏之使黃不得入淮不得出最為緊關宜慎修之 遙縷夾中居民及濱河居民俱當諭以移居高阜處所或即結廬於遙隄之上蓋黃河伏秋盛漲之時縷隄逼水必難恃以為安若水至而後避則無及矣此亦徙民當水衝者之遺意也即小民安土重遷亦須諭

以四月暫移至九月復還故址每歲春杪司道即嚴
行各州縣家諭而戶曉之久之而民知遙隄之外皆
樂土自有不待驅迫而相率移居者矣

以上河防險要

覽

行水金鑑卷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行水金鑑卷三十六

江南按察使傅澤洪撰

河水

山東險要 山東兗州府曹單二縣有太行隄六十
九里有奇創自弘治十年河決黃陵岡大傷張秋運
道先臣都御史劉忠宣公自河南以至碭沛築長隄
一道即太行隄也向來修守止及近水縷隄而行隄

置於度外萬歷四年河決魯家口則曹單金魚被淹
殆盡萬歷八年題準大加修築屹然可恃以後每二
年一次加幫著為定例當事者慎毋居安忘危爽期
廢格可也

河南險要 河南黃河南岸逼近省城藩封重地最
為喫緊如滎澤縣之小院村中牟縣之黃煉集祥符
縣之瓦子坡槐疙疸劉獸醫口陶家店張家灣時和
驛兔伯埧埽頭集陳留縣之王家樓蘭陽縣之趙皮

寨儀封縣之李景高口普家營商丘縣之楊先口俱
為要害劉獸醫口先年築有埽壩壩內有月隄一道
惟恐月隄不支又於萬歷十七年築遙隄一道長二
千七百三十二丈足為屏翰本年題準埽壩不足恃
專守月遙二隄訖又陶家店幫接隄長一千八百七
十一丈壩長三千六百二十九丈張家灣加修舊壩
一道舊隄一道時和驛幫築隄長九百二十丈壩長
三百二十七丈又兔伯埽至埽頭集止有一隄倘被

衝決則水直至野雞岡趨鳳泗重千陵寢萬歷十八年增築遙隄長二千九百三十丈重門待暴或可無虞又趙皮寨起至李景高口一帶係黃河舊趨鳳泗故道萬歷十七年勅築遙隄長二千三百五十九丈九尺最為要害宜慎守之北岸逼近漕河關係運道最為要害如滎澤縣之甄家莊郭家潭陽武縣之脾沙堽原武縣之廟王口封丘縣之于家店中藥城荆隆口祥符縣之黃陵岡陳橋貫臺馬家口陳留寨

蘭陽縣之銅瓦廂板廠樊家莊張村集馬坊營儀封
縣之圪泥河煉城口榮華樹三家莊考城縣之陳隆
莊芝麻莊孝城口俱為要害荆隆口萬歷十五年河
決長東二縣幾溺萬歷十七年初築遙隄長二千九
十丈所當加意防守又榮華樹幫築隄長一百七十
五丈六尺壩長五百五十九丈三家莊初築壩長二
百七十丈芝麻莊初築壩長八十六丈孝城口補築
隄長二十八丈壩長二十丈四尺皆係喫緊隄岸並

宜分撥官夫防守不懈者也以上南北兩岸要害處
所每歲冬春掌印管河官沿隄相度或預捲乾埽以
防其汕或多築磯背以遏其衝各該管河官駐守河
濱該道不時巡閱四防二守之法務須三令五申丁
寧告戒慎之慎之弘治十年河決黃陵岡張秋運

道於阻都御史劉忠宣公築有長隄一道荊隆口之
東西各二百餘里黃陵岡之東西各三百餘里自武
陟縣詹家店起直抵碭浦一千餘里名曰太行隄蓋

取聳峙蜿蜒如山之狀南岸亦舊有長隄一道起自
虞城縣至滎澤縣止兩隄延亘一千五百餘里實為
該省屏翰但地鮮老土最易衝汕卑薄已甚已經題
加幫築於萬歷十七年計築完隄壩共長四萬八千
一百二十二丈庶幾可恃以後年分管河官各照地
方但有剝損悉如歲修事例覓取老土實杵加幫高
厚不得擁沙塞責管河官不時巡視探驗加意毋忽
直隸險要 直隸大名府屬長東二縣舊有長隄一

道延亘一百三十里東至山東曹縣白茅集西至河南封丘縣新豐村止隄外即有洶北河一道相傳即黃河故道也萬歷十五年河由河南封丘縣荊隆口決入夾洶北河衝決本隄之大社口兩邑昏墊該工科都給事中常會同撫按題奉欽依脩築隄完然隄外有月隄三壩名曰三尖口吳家口劉家口在長垣利在洩水不肯閉塞在東明懼其受淹堅欲堵截兩相掣肘雖有壩名終屬虛應即今長隄專設府佐駐

守杜勝集而又畫界分理長垣縣管九十七里東明
縣管三十三里建鋪設夫以時修守隄既固矣三壩
有無不足較也夫壩之有無係於長隄而隄之利害
全在荆隆一帶故添設開封府同知專駐荊隆雖
衛河南實衛長東二縣也總之荆隆堅守則長隄無
事長隄無事則三壩不用二縣之民永帖衽席此探
本遡源之論不可不知也長東河官須時時偵探荆
隆口隄岸少有衝汕即申總院施行

以上河
防險要

一築隄凡黃河隄必遠築大約離岸須三二里庶容蓄寬廣可免決鬪切勿逼水以致易決隄之高卑因地勢而低昂之先用水平打量毋一槩以若干丈尺為準務取真正老土每高五寸即夯杵三二遍若有淤泥與老土同第須取起曬晾候稍乾方加夯杵其取土宜遠切忌傍隄挖取以致成河積水刷損隄根驗隄之法用鐵錐筒探之或間一掘試隄式貴坡切忌陡峻如根六丈頂止須二丈俾馬可上下故謂之

走馬隄工費凡創築者每方廣一丈高一尺為一方計四工土近者每工銀三分最近者二分土遠者四分如隄根六丈頂二丈須通融作四丈折算此計土論方之法也如幫隄則先計舊隄若干今增高闊各若干亦以前法折算 一塞決凡隄初決時急將兩頭下埽包裏官夫晝夜看守稍待水勢平緩即從兩頭接築如水勢洶湧頭裏不住即於本隄退後數丈挖槽下埽如裹頭之法刷至彼必住矣此謂截頭裹

也如又不住即於上首築逼水大壩一道分水勢射對岸使回溜衝刷正河則塞工可施矣塞將完時水口漸窄水勢益湧又有合口之難須用頭細尾粗之埽名曰鼠頭埽俾上水口闊下水口收庶不致滾失而塞工易就也埽以土勝為主埽臺須要卧羊坡以便推挽揪頭繩須要緊扯以防下淌又須時時打鬆令其深下仍覓慣會泅水之人入水探驗底埽著地方下簽樁簽樁須要酌中埽埽釘著方為堅固倘有

數寸空懸無有不敗事者如寒天或水急不能泅水
即看揪頭寬鬆便是著地之驗繫繩留揪令人專守
略有走動便須另下一樑揪頭上填記第幾埽揪頭
滾肚明白以便點查收放埽面出水未高寧加一小
埽不可多用土牛推埽時易動故也此等事須要勇
往直前俗諺謂之搶築稍稍逗遛必有後悔以上數
端苟不詳審勞費罔功輒疑鬼怪甚可嗤也如用大
埽長五丈高六七尺者用草六百束每束重十斤價

銀二釐該銀一兩二錢柳梢一百二十束每束重三十斤價銀一分該銀一兩二錢如無柳梢以葦代之草繩六十套每套四十二條每條長二丈四尺價銀三分該銀一兩八錢椿木五根每根銀一錢該銀五錢揪頭滾肚繩四條共用銀二百五十斤每斤價銀五釐該銀一兩二錢五分每大埽一箇約共該料價銀五兩九錢五分挑土夫土遠近不等難以預計中埽并土牛工料以次遞減 一下護根乾埽凡隄係

埽灣須預下乾埽以衛隄根此埽須土多料少簽樁
必用長壯入地稍深庶不坍塌如下長三丈高三尺
埽一箇用草一百六十束該銀三錢二分柳梢四十
束該銀四錢草繩十二套該銀六錢椿木三根該銀
三錢量用簍作行繩用隄夫二十工不議工食每埽
一箇約共該料價銀一兩六錢二分 一栽柳護隄
卧柳長柳須相兼栽植卧柳須用核桃大者入地二
尺餘出地二三寸許柳去隄址約二三尺密栽俾枝

葉塘禦風浪長隄須距隄五六尺許既可捍水且每歲有大枝可供埽料俱宜於冬春之交津液含蓄之時栽之仍須時常澆灌長柳宜用棘刺圍護以防盜拔畜噉 一栽茭葦草子護隄凡隄臨水者須於隄下密栽蘆葦或茭草俱掘連根叢株先用引櫟錐窟深數尺然後栽入計闊丈許將來衍茁愈蕃即有風不能鼓浪此護臨水隄之要法也隄根至面再採草子乘春初稍鋤覆密種俟其暢茂雖雨淋不能刷土

矣 四防一曰晝防隄岸每遇黃水大發急溜埽灣處所未免刷損若不即行修補則埽灣之隄愈漸坍塌必致潰決宜督守隄人夫每日捲土牛小埽聽用但有刷損者隨刷隨補毋使崩卸少暇則督令取土堆積隄上若子隄然以備不時之需是為晝防 二曰夜防守隄人夫每遇水發之時修補刷損隄工盡日無暇夜則勞倦未免熟睡若不設法巡視恐黃夜無防未免失事須置立五更牌面分發南北兩岸協

守官并管工委官照更挨發各鋪傳遞如天字鋪發
一更牌至二更時前牌未到日字鋪即差人挨查係
何鋪稽遲即時拏究餘鋪倣此隄岸不斷人行庶可
無誤巡守是為夜防 三曰風防水發之時多有大
風猛浪隄岸難免撞損若不防之於微久則坍塌潰
決矣須督隄夫細扎龍尾小埽擺列隄面如遇風浪
大作將前埽用繩樁懸繫附隄水面縱有風浪隨起
隨落足以護衛是為風防 四曰雨防守隄人夫每

遇驟雨淋漓若無雨具必難存立未免各投人家或鋪舍暫避隄岸倘有刷埽何人看視須督各鋪夫役每名各置斗笠蓑衣遇有大雨各夫穿帶隄面擺立時時巡視乃無疎虞是為雨防 二守一曰官守黃河盛漲管河官一人不能周巡兩岸須添委一協守職官分岸巡督每隄三里原設鋪一座每鋪夫三十名計每夫分守隄一十八丈宜責每夫二名共一段於隄面之上共搭一窩鋪仍置燈籠一箇遇夜在彼

棲止以便傳遞更牌巡視仍畫地分委省義等官日則督夫修補夜則稽查更牌管河官并協守職官時常催督巡視庶防守無頃刻懈弛而隄岸可保無事

二曰民守每鋪三里雖已派夫三十名足以修守恐各夫調用無常仍須預備宜照往年舊規於附近臨隄鄉村每鋪各添派鄉夫十名水發上隄與同鋪夫併力協守水落即省放回家量時去留不妨農業不惟隄岸有賴而附隄之民亦得各保其田廬矣

各鋪相離頗遠倘一有警別鋪不聞有誤救護須令
隄老每鋪豎立旗竿一根黃旗一面上書某字鋪三
字燈籠一箇晝則懸旗夜則掛燈以便瞻望仍置銅
鑼一面以便轉報一鋪有警鳴鑼為號臨鋪夫老挨
次傳報各鋪夫老併力齊赴有警處所即時救護首
尾相顧通力合作庶保萬全 守隄之法隄防盜決
最為喫緊蓋盜決有數端坡水稍積決而洩之一也
地土磽薄決而淤之二也仇家相傾決而灌之三也

至於伏秋小漲處處危急鄰隄官老陰伺便處盜而洩之諸隄皆易保守四也巡警稍怠或乘風雨之時或乘酣睡之處即被下手矣防禦者不可不知 河防全在歲修歲修全在物料而州縣河官視為奇貨歲估既定冒銀入已括取里遞草束河夫攀折柳梢遮掩一二便為了事近日徐州判官彭鶴靈壁主簿元仲賢之事可鑒也今議於十一月間司道官估計停當各掌印官領銀收買法固善矣又須特委廉能

職官一二員專管收支工完之日將捲築過埽壩收支過物料數目開報總河衙門查考庶幾事有責成而錢糧無冒破矣又冬初修守稍暇即督夫於漫坡中採取野草每束十斤者每夫每日可採四十束積至百萬可省千金裨益非小草料既備埽護必周衝決之患可免即脫有不測而物料在手計日可塞何致延閣糜費此河道第一喫緊工夫也

以上修守事宜
河防一

覽

明神宗萬歷二十一年二月甲午起補廣西副使楊德政於河南專管修河 乙未工部覆今日河道之患皆起於河身高故自魚沛至徐邳一帶泛漫淹滋大為可虞甚且淮流梗塞瀰及祖陵致厯聖明隱憂特差給事中張貞觀會議查勘今本官報命內議開歸徐一帶達小河口以救徐邳之溢議導濁河入小浮橋故道以行鎮口之患事經閱歷聞見必真又議引沁一節其剖析利害鑿鑿可據合行河臣會集地方司道等官逐一從

長計議要見鎮口之壅作何宣洩徐邳之溢作何消導
小河濁河兩議利害事體孰為緩急錢糧孰為繁省或
應與前項腰鋪工役一并舉行或應於支河三議之中
求一長策至其引沁之策事出創議更宜詳慎如利多
害少務在必行或有患無功毋得輕動 三月己卯陞
兵部車駕司署郎中事主事于若瀛為河南僉事專管
修河 七月甲寅先是工科都給事中劉弘寶等題總
理河道尚書舒應龍題霪雨異常疏請賑沿河各州縣

至是工部覆淮徐一帶被水災民救撫按作速勘實破格蠲賑不允 八月甲申總理河道舒應龍疏五月既望以來大雨傾注河流漲溢邳州城邑業已陷沒高寶等處湖隄衝決及今修築其要有四一優夫役宜從寬估二亟賑貸冀發帑金及所積金花銀三溥聖惠徐淮數郡山東河南二省均乞徧及四專委任在假河臣便宜下所司議 九月甲子旌表邳州河決負親避溺孝子廩生張縝從巡按李時華請也 癸酉南京御史陳

邦科題治河之法不外疏築濬疏者多穿漕渠以分其勢邇河身日高恐分之則流緩而沙愈壅築者固隄束水以刷沙然徐邳以南節年增卑培薄不遺餘力矣卒未收刷沙之利而反滋衝決之害至於揚州高廟一帶至儀真閘口地勢本亢魚之積淤漸墊當事者未務浚揚儀之淺而歲增高寶之隄湖水常蓄深至一二丈餘而運隄遂以不支則河之未可專恃築而刷沙之未可專恃水亦明矣濬者去沙以滌其淤其方有三趁冬春

水涸之候率沿河淺夫乘時撈淺則沙因撈取不停而去此濬之不費官錢者也官舟運舟商舟民舟往來如織舟尾悉繫犁鉏乘風搜滌則沙因搜滌未寧而去此濬之不動官夫者也水碓水磨水激自旋若令智巧匠仿其意置為木機乘水滾盪則沙因滾盪不留而去此濬之不勞人力者也用此三者積日累月水赴海則沙亦赴海河不挑而深矣漫隄則沙亦墊隄岸不培而高矣水決坎則沙亦盈坎窪不填而平矣用此法以濬黃

流則黃身日就剝落淮出可以無梗而免鳳泗之危用
此以濬揚儀則揚儀不虞淺澀湖水方可以少蓄而免
運隄之危此外如淮必不可不會黃故高堰斷不可棄
湖水盈溢必傷隄故周家橋潰處斷不可開已棄故道
必淤滿故老黃河草灣等處決難復下所司議

明神宗
實錄

是年河復大為患決汶上決魚臺決濟寧決鉅野其
泛漲則宿遷高郵興化邳州

續文獻
通考

是年五月河決單縣之黃堠口一由徐州出小浮橋

一由舊河達鎮口閘

南河全考

是年五六月怪風猛雨海嘯河溢淮沭沔滌諸水會

合所衝決者萬萬計溺死居民無算

淮安府志

明神宗萬歷二十二年二月乙卯戶部郎中華存禮請復老黃河故道并浚草灣工部侍郎沈節甫以為復者誠難輕議浚者似或可從乞命總河委官查勘兼查與原題腰鋪工程利害孰多事體孰當費孰省疏內所稱桃源四壩及小河口董家溝等處浚塞是否可行又言

近來河患在於河身日高高在清口則淮水不得出而為祖陵憂故開腰鋪者所以使黃讓淮而安祖陵高在鎮口則閘河之水不得出而為運道憂故開韓家莊者所以洩閘河之水而保運道然皆補偏救弊臣部日求治本之策而未得乃議者紛然多不可行之事宜槩覆傳上曰可 庚午工部覆總河舒應龍疏言河工已有次第請停止月報通候工完類奏錢糧其委用官員甄別議處上以應龍忠勤候特旨優敘餘官分功罪具報

九月己卯以總督河道工部尚書舒應龍回部管事
壬午陞兵部左侍郎顧養謙為工部尚書總理河道

明神宗實錄明史
顧養謙傳無總理河道之命以未任故也

明神宗萬曆二十三年二月丁未詔以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楊一魁陞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河道
三月甲戌工科都給事中吳應明奏淮黃二流會於清口而海口一帶則淮黃之尾閭也先因黃河遷徙無常設遙縷二隄東水歸漕乃水過沙停河身日

高徐邳以下居民盡在水底今清口以外則黃流阻遏清口以內則淤沙橫截強淮倒灌上流約百里許淮水僅出沙上之浮流而瀦蓄於盱泗者遂為祖陵患矣先年科臣張貞觀所議自腰鋪開一支河歸之草灣或從清河南岸另開小河至駱家營馬廠等處出會大河建閘啓閉一遇運淺即行此河亦策之便者至治泗水則有議開老子山百折而入之江者即排淮泗注江之故道也宜於此處建閘淮平則閉秋漲則開使不得為陵

泗患又考河形北高南下張福口居淮河北流與清口對隄張福則水向南而淮病隄清口則水向北而淮不病故拆張福隄而於清口造隄以東之亦兩利也疏下工部覆稱腰鋪支河之開及濬清口之議容臣等行總河詳勘次第舉行至疏海口開老子山決張福隄與夫建閘扒沙實土甃石之議事難遙斷恭候命下行漕部院及各御史會勘畫一以憑覆請裁奪詔如部議丙申工部議覆淮安府管河同知唐民敏因勘徐州管河

州判彭鶴侵尅河工歲修銀一百八十兩以致牛市口
潰決先經總河潘季馴題叅民敏不即承問致彭鶴亡
去遂并劾民敏革職蓋民敏與彭鶴先同官徐州季馴
疑其有庇也乃勘科張貞觀極稱民敏清吏止爭磨臍
河總河主塞民敏主留遂銜民敏借彭鶴事以發之除
彭鶴追贓發遣民敏相應憐惜遇缺推補從之 四月
癸亥巡按直隸牛應元因瞻謁祖陵目擊河患乃繪圖
以進隨上疏言黃淮交會其來已久今獨責黃高淮壅

者起於嘉靖末年管河部臣見徐呂二洪巨石巉巖橫
亘水中運船不便令鑿去河中衝激之勢淤沙日停河
身日高於是潰決起矣當事者計無所之旁河兩岸築
長隄以夾束之名曰縷隄縷隄復決更於數里外築重
隄以防之名曰遙隄雖歲決歲補而莫可誰何矣但黃
淮原有交會處黃從西北來自清河縣北二十里駱家
營折而東至大河曰會淮所稱老黃河是也永樂初準
平江伯陳瑄以其迂曲從駱家營開一支河為見今河

道而老黃河淤矣萬歷年間復從草灣開一支河黃舍
故道而趨以致清口交會處二水相持淮不勝黃則竄
入各澗口淮安士民於各澗口築一土埂以防之嗣後
淮黃暴漲水退沙停清口遂淤今稱門限沙是也此時
當事者不思挑闢門限沙唯習築塞之故智費巨萬金
錢傍土埂築大堰橫亘六十里名曰高堰全淮正流之
口置不為理復將從旁入黃之張福口一并築隄塞之
遂倒流而為祖陵患矣前歲勘科張貞觀始議闢門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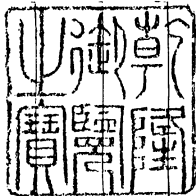
沙裁張福隄其所重又在支河腰鋪之開總之全口淤沙未盡挑闢即腰鋪功成淮水未能出也况目今下流鮑王諸口已決難以施工豈若復黃河故道盡闢清口淤沙之為要乎至欲於上流施工則不如科臣吳應明疏中所云就草灣下流浚諸決口俾繇安東歸伍港是一策也不則原議周家橋量為疏通亦為一策若乃急將黃堦戎家等見決水口早為隄防又於蕭碭等瀾漫處挑成渠道又於符離集一帶河身淺阻處量為疏利

至宿遷縣西舊有小河一道為淮水入黃正路急宜挑
闢使有所歸大意唯以復淮故道闢門限沙為主而腰
鋪之開海口之浚在所緩者已而總河舒應龍報稱張
福隄已決百餘丈闢口挑沙見在行功至腰鋪之開尤
不可廢事下工部侍郎沈思孝因奏言臣頃道出淮口
詢諸父老皆謂黃高勢猛淮弱倒灌抑此患者唯有復
老黃河於上以奪其勢闢清口沙於下以通其流因詢
所謂老黃河則自桃源縣三義鎮起至葉家衝僅八千

餘丈河形尚存工費似易一意開浚河勢必分為二一
從故道抵顏家河入海一從清口會淮患必可弭矣第
議論甲乙未定既奉有差官踏看之旨請著風力工科
一人會同總河總漕與各御史從長計議務期僉謀畫
一永有利賴可也上詔著風力科臣一員去會同地方
官計議其工易舉者作速隨宜疏洩以安陵寢事干重
大垂永利者仍確議奏報不得仍前怠玩以取罪戾
五月戊戌御史秦懋義稱河工艱鉅督臣楊一魁力薄

難肩欲以總漕戶部尚書褚鈇代之吏部覆稱用人須盡其長當機不宜輒易宜令照舊供職從之

明神宗實錄



行水金鑑卷三十六